

古香雅趣

几案上的文房用具

陳慧霞

「古香雅趣—文房用具」是本院近期推出常設展「集瓊藻—院藏珍玩菁華展」四個單元之一。談到文房用具，眾人皆知文房四寶—筆墨紙硯，而其進一步搭配使用的器具則為硯滴、水盛、筆格、墨牀、墨牀、鎮紙等等，因此展覽中一條鋪陳的脈絡是以「物」為主，呈現作為書寫用具筆、硯、墨等相關用品的形貌風格。同時，另一條穿插其間的脈絡則以「人」為對象，思考使用者選擇怎樣的用具，以符合各自的需求、身分與審美觀，營造出書齋角落特有的景致。本文藉著相關文獻的記載，嘗試建構不同時代、身分、性別等，對於書案陳設的偏好，以期一窺古人對文房的賞玩美學。



書齋是文人生活的重心，齋中長桌上不可或缺的筆、硯、紙、墨，還有水注、筆格、鎮紙等等，不僅被作為書寫的用具，因與文人朝夕長伴，自然呈現出文人賞玩的美學。硯材可分為陶與石兩大類，總以發墨而不損筆為尚。宋硯常用澄泥、端石等材

質，硯式多為抄手式。明代之後硯台樣式趨於自由而多樣化，並講究硯盒的製作，硯身常有使用者、收藏者的銘識，益發思古之情。文人好古，硯滴、水注、鎮紙等，喜愛選用商、周、漢代銅器，又擇定窯白瓷、哥窯碎器、巧色玉作等製成筆洗、筆筒、

筆山等，使几案之上各色材質均備，古雅情趣與詩書筆意並俱。文房用具的週側少不了銅、瓷香爐與瓶花，不時散發幽香。書齋主人興起時，則開啓精心整理的箱匣，把玩古今中外、珍奇雅玩的收藏品，樂受逍遙，以此自娛。



清 珊瑚筆架
北宋至金 定窯白瓷劃花蟠龍紋洗
清 紫檀嵌玉壓尺
宋至明 銅蟾蜍硯滴

圖一 擬想宋人書齋一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以後 (傳宋姜氏鑄) 銅方爐

明 紫檀壺盧式雙玉璧屏

明 豹形錯金銀鎮紙

明 楊士奇銘端石子硯

清 木嵌玉壓尺

圖二 晚明文人的品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遙想宋人書齋一隅

筆、硯、紙、墨為文房最基本的用器，隨著科舉制度的確立，讀書科考成為士人的人生目標，士人階層逐漸形成，文字不再只是世家貴族的專利，進而使宋代的文房用具漸趨普及。同時，傢俱中的椅子在宋代被普遍使用，書几高度隨之提高，更接近人們站立時的視線，使書齋陳設在實用功能之外，更增添欣賞的成份。除了筆硯紙墨，宋人文案上常擺放的用具有筆山、硯滴、壓尺、鎮紙等，北宋蘇易簡（九五八～九九七）的《文房四譜》附論筆格和硯滴，南宋趙希鵠（？～約一二三二）的《洞天清祿》專節討論《硯屏辨》、《筆格辨》和《水滴辨》，說明宋人對於筆格、硯滴等用具的重視。

圖一中宋至明《銅蟾蜍硯滴》造型圓樸古雅，背上開一圓孔，置一中空圓柱，按住柱頂則可吸水供硯，兼具實用與賞玩的功能。以蟾蜍造型作硯滴的時間很早，據（傳）漢劉歆（約西元前五〇～西元二三）撰《西京雜記》記載，春秋時期晉靈公墓出

土玉蟾蜍水滴，同時一九八三年浙江也出土了一件宋代青瓷荷葉三足蟾蜍水滴，由於蟾蜍為水陸兩棲動物，常作為與水相關器用的造型，另一方面蟾宮指月亮，攀登蟾宮比喻科舉及第，因此以蟾蜍硯滴為文房盛水器，可謂形質兼備。

壓尺，顧名思義就是書寫時用來壓紙，長如直尺形的文具。宋代時已是文人基本的文房配備。南宋人劉宰（一一六七～一二四〇）的新屋初成時，好友張簿（生卒年不詳）就送了文房五物：筆、墨、硯、檀香壓尺、水晶筆架作為賀禮，劉宰答謝時，寫此壓尺「直而砥黃，中而通理，使吾雲煙落紙，而邊隅帖然，若長城之衛者，非守西河之檀子歟。」是以戰國時期齊威王的守城名將檀子比喻壓尺的功能。

一九九五年南宋福州許峻墓出土一件銅壓尺，長二七公分寬二·四公分厚〇·四公分，扁平長條形，頂面飾回紋，中央一高起的獸形鈕。展出的這件清《紫檀嵌玉壓尺》，傳襲宋代以來的形製，長尺中央置一鈕，惟尺身較寬，並以仿漢玉劍飾為鈕，別具古趣。

清《珊瑚筆架》則是截取珊瑚自然生成的枝幹，打磨呈色，配上特製鏤空如古木奇石狀的木座，為古人巧思的再現。早在唐代羅隱（八三三～九一〇）的《詠史》詩中提到，南朝徐陵（五〇七～五八三）以珊瑚架擱筆，（宋）歐陽修的《歸田錄》敘及當朝雅好文辭的翰林學士錢惟演（九六二～一〇三四）酷愛珊瑚筆格，而（宋）錢愐《錢氏私志》更言宋神宗御用有珊瑚筆格，因此（宋）趙希鵠（？～約一二三二）《洞天清祿》在《筆格辨》說，可以利用小株珊瑚的枝幹作為筆格，應該是當時親眼所見。展出的這件珊瑚筆架可能是清人根據前人的記載，為天然珊瑚配上木座而成。

宋代記載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到「筆洗」一詞，不過在（宋）陳慥，《負暄野錄》論及筆墨硯的使用時說到，「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別置洗具，其用畢即滌濯，勿使留墨則難禿也。」而（宋）林洪《文房圖贊》的《黃秘書》條，繪一敞口圓洗，和展品白瓷洗形式接近，應即為筆洗，該

書中另有《水中丞》條，繪一瓶，斂口腹略深，當是如《洞天清祿》《水滴辨》中所言的水盂，晉人水盂可容一合，約相當於一百毫升的容量，是為貯水添硯池以磨墨，展出的這件北宋至金《定窯白瓷劃花蟠龍紋洗》，容量較水盂大，應該更方便濡毫和洗筆，因此暫時將其置於宋人的文房几案之上。

晚明文人的品味

明代晚期文人文化發展到極致的境界，賞玩文化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對於桌案上的文房用品十分講究，以營造閒逸而文雅的生活品味。吳派文壇領袖文徵明的曾孫文震亨（一五八五～一六四五）所撰《長物志》一書，足以說明文人品味的內涵，書中第七卷《器具》，一一品評文房用品的雅與俗，並將其定為佳者、可用、不可用等，沈春澤在序中指出，書中選擇器用的原則：「貴其精而便，簡而裁，巧而自然」，這套標準正是為了和流俗，所謂「專事絢麗，目不識古」的社會時尚相抗衡，以標

法，是仿東周、漢青銅器的形貌。以上這三件均借用古代元素加以發展，樣式精簡，富於古意。

南宋以後（傳宋姜氏鑄銅方爐）全器飾以回紋，線條勻細，蓋面作卍、卍字形鏤空，銅色蠟茶，器底有篆款：「紹興二年大寧殿臣蘇漢臣監督姜氏鑄至德壇用」，（明）高濂《遵生八牋》曾提到，當時人喜愛元代杭城姜娘子新鑄的銅器，其特點在於「其撥蠟亦精，其煉銅亦淨，細巧錦地，花紋亦可入目，：因其製務法古」，清初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居易錄》也曾在孔尚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的收藏中見過和本展品相同的方爐，因此此類香爐應在十七世紀的江南流傳。

《長物志》提到，硯以端溪為上，其中「又有天生石子，溫潤如玉，磨之無聲，發墨而不壞筆，真希世之珍。」展出的這方明（楊士奇銘端石子石硯），硯背有「琴軒真賞」及楊士奇（一三六六—一四四四）銘：「永樂壬辰（永樂十年，一四一二），禮閣竣事，過廷器先生，得此，大快。廬陵楊

士奇志。」說明這是廷器先生送給楊士奇的硯台。楊士奇是明初輔政大臣三楊之一，永樂年間任太子監國，廷器是陳璉（一三六九—一四五四）的字，陳氏號琴軒，永樂年間任揚州府知府掌滁州事，好讀書並喜收藏圖書。此硯石質溫潤細膩，保留石材天然的形式，略加琢磨，硯身厚實，硯面寬廣，墨池深曲，渾厚秀雅，清高宗稱此為水坑子石。綜合觀之，晚明文人的美感，造型守拙藏巧，色澤含蓄沈靜，簡樸而無過多裝飾，無時不與古典風格相繫，傳達一種超脫現世、與古相應、與自然相和的閒情雅韻。

清代皇家的品味

清代國勢鼎盛，皇家重視文化與藝術，不僅在宮廷內設造辦處延攬能匠，依皇帝御意專責生產各式用器，並不時透過江南織造發派活計，由江南地方的名手製作，因此清初工藝發展純熟，精雕細琢，實為歷史上的高峰之作，文房用具也不例外。又由於國家富裕，取得當世各地的良材，如安南、暹羅等東南亞國家進貢犀角、象牙等，新

疆開採的豐富玉料，用料不虞匱乏之下，成品的尺寸往往較大而具有相當的份量。

圖三中的象牙筆筒、壓尺、文具盤等，均為乾隆朝的作品，作工精巧。都承盤，又稱為「都丞盤」、「都盛盤」、「都珍盤」，（宋）林洪《文房圖贊》已列有「都盛盤」，並解釋是「舊時放置文具等器皿。」（明）高濂《遵生八牋》在《論剔紅倭漆雕刻鑲嵌器皿》提到日本人有「都丞盤，內有倭石研、水注、刀筆、拂塵等件」，展出的清（象牙雲蝠紋都承盤）是以四片梯形和一片正方形，猶如覆斗形的象牙板組合而成，四面再加上立牆。盤面滿飾雲蝠紋，盤心一團壽圖樣，四週及邊緣為變形夔龍，文樣以一層層的淺浮雕相間呈現，層次清晰，打磨圓潤，真為精雕細琢之作。

構圖滿佈，深刻鏤雕是清代裝飾風格的特色之一，筆筒和方盒上的山水人物以深浮雕的技法表現，屋宇、岩壁、大樹和人物，層層疊製，物象刻劃精細。而瓜瓞水盛在瓜上鏤雕出葉形藤蔓和蟲蝶，生動鮮活，再看鏤雕



圖三 清代皇家的品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舉出文人文化的特質。

圖二中各式用品雖未必全為明代製品，然均符合晚明文人品味「可用」者的條件。晚明的標準中，筆洗「定窯有三種洗、梅花洗、方池洗」，花瓶用「官哥定窯古膽瓶」，水盛（即「水中丞」）有「官哥甕肚小鉢孟諸式」。而官哥「釉色以粉青色為上，淡白次之」。至於開片紋是「取冰裂鱗血鐵足為上，梅花片墨紋次之」。定窯以「白色而加以泐水如淚痕者佳」。文人關注焦點從瓷器的造型、釉色，到開片紋路的形狀與色澤，書案用品已經超越實用的功能，講究的是和骨董同等級的美感。

當倚坐桌側之時，《長物志》一書中或有將古銅鐘及古玉石磬作為陳設，相同的概念下，這件明（紫檀壺盧式雙玉璧屏）巧妙串聯周代以前上古的兩件大小玉璧，配以紫檀木座，製成壺盧型立屏，將古玉淳樸的美感轉化成優雅靈透的文人氣息。清（木嵌玉壓尺）在紫檀木上嵌飾仿漢玉劍飾為鈕，明（豹形錯金銀鎮紙）取動物蹲坐之姿，採用銅錯金銀絲的技

景。她們或以詩文記情感懷，或教導子女詩書，或協助丈夫整理典籍，甚至以書畫營生，同時女眷之間也常有詩文聚會，因此女性和文房用具的關係匪淺。由於婦女的文化品味與素養所側重的面向和男性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文房用具也未被特別強調其性別屬性。然而隨著明代後期至清代、民國，文化的興盛和文人有意識的提倡下，形成家庭中的女性文學群體，往往一門風雅，作家輩家，社會上女性文學家的人數倍增。我們從一方女性用硯出發，特別挑選明清以來色彩柔和，風格婉約的書齋用品一併展陳。

圖四中的清〈袁枚銘端石閨閣硯



明至清 青瓷雙耳小爐

商末周初 銅甗

清 玻璃圍棋 附黑漆描金棋罐

圖五 玩古、品香和棋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 瑪瑙福壽桃幹形水洗

清 玉子母貓蝶鎖紙

清 袁枚銘端石閨閣硯

民國 陳子羊 雕象牙冬夜讀書文鎮 一對
秦孝儀先生捐贈

明 雕竹仕女臂擱

圖四 假設一方女性書齋的擺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筆管，細密整齊的文樣，精巧工致。高超的工藝技術卻搭配古拙的造型，清〈雕象牙獅形鎖紙〉和清〈水晶獸形匣式水注〉都是以上古漢代銅器的造型為模仿對象，帶著傻氣或憨厚的表情，方中帶圓的輪廓線，具有份量的實體感，可說是乾隆朝典型的風格。將古代文樣作幾何化變形，形成對稱或連續的圖樣，是乾隆朝的另項特色。墨床面上的清代〈雕象牙螭龍紋壓尺〉，在承襲前代壓尺基本樣式的前提下，更加強調「鈕」的體積，幾與尺身等長的長鈕，鏤雕一大一小的龍形，龍首表情古拙，龍身簡化為大小勾連的圓渦，前後相續，圓轉流動，而尺身則相對的顯得十分結實厚重。整體而言，清盛期風格造型端莊穩重，技法嚴整，雕工精緻，色澤潔潤，展現皇家堂堂的氣勢。

假設一方女性書齋

書齋並不是男性的專利，歷史上知書能文的女子並不少，她們有些生在詩書世家、有些出身青樓，有些嫁入士大夫之家，提供了接觸文房的背



圖六 明 嘉靖 剔紅雲龍紋小櫃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淨，惹人憐愛。而清（瑪瑙福壽桃幹形水洗），瑪瑙的紅白雙映，搭配茜綠染牙座，純以色彩取勝，引人注意。明（雕竹仕女臂擱）以西廂記為裝飾主題，民國（陳子羊雕象牙冬夜讀書文鎮）一對，一件刻「學然後不知足賦」，一件刻「仕女冬夜圖書圖」，文末附年款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是民國時期象牙微雕高手陳子羊的作品，用刀如筆，畫旁刻銘小字，筆畫流轉，字字清晰，圖中仕女坐於毯上，依爐憑燈讀書，香煙繚繞，背後高屏侍立，構圖虛實合宜，刻畫精細而不俗，傳達出恬靜溫雅的情致。

書齋雅趣：棋奕、品香和玩古

除了讀書、寫字、繪畫外，書齋中的活動十分豐富。奕棋是文士愛好的娛樂活動之一，蘇東坡曾自稱不善於著棋，但卻喜愛觀棋，「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圍棋子早期以石質最常見，山東西晉墓葬出土天然黑白石子磨製而成的圍棋子，兩面呈圓鼓形。宋代出土有

陶質、瓷質兩面扁平的圍棋子，有些還印花或上釉。明末清初雲南永昌生產的玻璃圍棋子稱為「雲子」或「永子」，是棋界名品。圖五中的清（玻璃圍棋子）為清宮用品，玻璃材質，一面扁平一面圓鼓，一為綠色一為藍色，以黑漆描金盒盛裝，色澤剔透柔和，手感沈而不滑，亦為佳品。

品香是書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嫵嫵香煙可以伴書卷，北宋詩人曾鞏（一〇一九—一〇八三）於書齋中一身無事，寫道：「玉泉清耳漱長流，沉煙細細臨黃卷」，也可以此氤氳引導入冥想的境界，陳去非（一一〇九—一一三八）言：「明窗延靜晝，默坐息諸緣，聊將無窮意，寓此一炷煙。」焚香之際，香爐為常用之香品器，除銅等金屬材質之外，瓷質的官、哥、定窯等器，大如茶杯而式雅者，亦受士人青睞。圖五中的明至清（青瓷雙耳小爐）器形仿銅簋，釉色青灰，釉面有紋片，這種小香爐多半在爐內鋪上厚厚爐灰，中央埋著一小塊燒紅的炭塊，以薄銀片隔火，再放上研磨調製的香丸或香餅薰烤，香氣舒慢，沒有煙燥氣。

向一一統合下，構成明代文人特有的文雅生活品味，清代皇帝深得箇中三昧，其精緻巧思的多寶格就是清代宮廷文化品味的具體呈現。

清朝《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記載，雍正皇帝時即已傳旨將宮中陳設的玉器古玩，配錦匣，以漆箱盛裝。乾隆皇帝更大量整理宮

玩古是閒居樂事之一，《洞天清祿》的序就說：「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研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端硯涌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藉著摩挲古代鐘鼎彝器，彷彿面對三代聖王之治，圖中的商末周初（銅罈）質素，僅飾一帶狀文，器表色綠而帶紅，是文人喜好的類型之一，而多寶格更是文人玩賞古代文物的極致。

多寶格是貯存各式珍玩的箱匣，南宋權傾朝野的賈似道（一一一三—一二七五）曾建多寶閣以廣收奇器珍寶，明代後期的文人既好玩古又好旅遊，往往將古玩、文具、書畫手卷等存放在箱、盒的格、屨之中，方便外出攜帶，同時集中整理，便於隨時取出玩賞。因此，玩古的內涵，不單是對古玩本身的欣賞、記錄和保存，更需具備對古代文物的種種知識，如文物演變發展、歷史典故等相關內容，才能對古玩加以品評、分類，諸多面

殿中收藏的各式珍玩，指派專人認看名色、年代、等級，檢視保存狀況，記錄於籤條上，擇入箱匣中。多寶格的外箱或為現成或為特製箱匣，箱內均特製糊錦木匣，隨器皿大小安放，若有餘空，再挑選庫房中合適的物件或按空間新做。多寶格兼具收藏、展示和把玩的特點，每一箱盒又有所偏重，素樸的方形木屨，以收藏為主，可旋轉的扇形盒，展開時有如陳列櫃，還有雕刻精美的方形木盒。無論何種形式，其內容必為屨中有屨，格下有格，似匣非匣，而其開取的方式多樣，或拉或推或按，挑戰常理，故使多寶格本身深具機巧變化。

展出的明嘉靖（剔紅雲龍紋小櫃多寶格）（圖六），清宮利用明代嘉靖朝的漆櫃作為多寶格，櫃體分為四層，每一層分別有一、二、三、四個抽屨，屨內清宮另製木屨格層，存放的文物以清代製品為主，含櫃共一〇九件。內容包含清墨十二件、明清小玉器四十一件、書法小冊三件、清代瓷器六件、西洋鐘錶琺瑯七件、清代小畫卷及畫冊八件、明清漆盒六件、



圖九 清 雙扇式長方匣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件、明清小瓷器七件、仿古小銅器五件、西洋琺瑯及嵌錶燭台、瑪瑙盒共四件，小海螺二件，清代的鼻煙壺三件及琺瑯、小畫冊各一件，含外櫃共三十九件。清代多寶格中部份尺寸較大，猶如大型旅行箱，在分層分格

中或有可單獨提出的箱匣，〈雙扇式長方木匣多寶格〉（圖九），就是其中的一例。長方匣上有金屬提環，內分為左右兩扇式匣，中央柱位置為一圓形筆筒，扇式匣扇骨下方各有一件瓷器及玉器，而匣內分隔外罩玻璃，

銅器三件以及玻璃、密臘、檀香等的文具，如印石、水盛、鎮紙等二十二件。〈日本蒔繪松竹二層小箱多寶格〉（圖七）清宮利用日本的時繪

箱，內部特置匣格，共存放明清玉器二十九件、西洋琺瑯盒二件、明清漆盒四件、天然石二件，清代銅帶鉤、珊瑚、小如意及瑪瑙小獅各一件，含



圖七 清 日本蒔繪松竹二層小箱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 六層木匣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外盒共四十一件。

〈六層木匣多寶格〉（圖八）木櫃外表平素，分為大小不等抽屜六個，內置珍玩含：明清小玉器十五

猶如展示架。此匣有玉器九件、瓷器三件、果核巧雕一組件，共十三件。

〈嵌玉八角紫檀木盒〉（參見本期林永欽文）清代特製木盒，盒蓋嵌幾何連續紋玉片，盒身寬廣和小櫃高深的形式不同，打開盒蓋大部份的物件都可以一眼得見，是清宮存放珍玩的一種類型，此件木盒清宮時已散脫，為本展特別重組修補原形。清代小玉器二十九件、瓷器一件、琺瑯一件、小畫卷二件、如意一件，含外盒共三十五件。

書齋雖然是個人性的空間，當三、五好友共聚一堂，玩古、品茗、賞樂時，書齋是建立人際關係和社會脈絡的重要場域。書齋是主人讀書、休閒活動的所在，同時多少國家大事和傳世著作都是在這個空間中醞釀成形。書齋中的用具、陳設和收藏是主人的品味和身份的表徵，同時也是社會工藝和人文水平的縮影。因此在這個小小空間中卻包藏著廣大而豐富的社會文化與藝術的內涵。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